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外傭擁居港權 香港司機無得撈

彭港祥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主席

面對14萬已夠居港7年條件、或因家庭團聚等連鎖效應引發的高達40萬以上外傭男、女工湧港，直接造成對本地司機的排擠、替代效應，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豈能坐視？豈能不堅持反對、捍衛本地工人工作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4萬多會員，必定站穩捍衛本地工人權益立場，堅持反對外傭居港權。

社會各界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已成為社會共識。勞工階層非常重視捍衛自己的工作權，而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關注20多年來因為政府政策及法律無法有效阻止、甚至鼓勵外傭及其僱主走法律罅，將外傭的工作範圍無限擴大，排擠和替代了幾千名本地職業司機的工作職位。尤其關注，外傭居港權一旦實施，正因為鐵路急速發展而行業發展空間、職位正不斷收窄的汽車交通運輸業，大家「無得撈」的擔憂，變成實實在在的惡夢。

馬姐、家庭司機二合一

1970年代開始，外傭因為本地「馬姐」不足而開始輸入，時至今天亦規限了他們只能負責家居雜務、煮食、照顧長幼的工作。本地家庭的經濟條件好，就會聘請馬姐、司機；過往，馬姐就是馬姐、家庭司機就是司機，分野明確。因為外傭「又平又好使」，外籍家傭、司機開始不合法地合二為一。

早在1980年代開始，工會已收到很多有關外傭擔任全職駕駛職務的投訴，1998年時進行的調查，更發現外傭佔家庭司機的人數已超過30%。回歸後，勞工界共識大力反對外傭充當司機職務。可惜，政府無誠意、無決心捍衛本地工人利益，不願意明文全面禁止外傭當司機，反而只在2000年元旦開始實施外傭「因執行家務而衍生非經常性駕駛」的特別許可措施。這一項特別許可，一在平衡各方利益，無意捍衛本地工人權益；二是無法介定和監察可謂「執行家務而衍生非經常性駕駛」；三是根本無執法機制和行動去針對走法律罅、甚至公然犯法的外傭及其僱主。種種問題，導致外傭擔任家庭司機問題一發不可收拾。

外傭司機20年增21倍

據運輸署、入境處資料顯示，1990年時外傭擁有本地駕駛執照的數目僅81人。時至今天，擁有本地駕駛執照、而又取得擔任司機職務特別許可的外傭數目，已暴增至1787人，是20年前的22倍；而2010年與2009年比較，按年亦增加了13.5%。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非常驚訝，勞工處怎麼會仍然認為向外傭發出司機職務特別許可不會影響本地司機就業，這顯然是漠視本地工人權益的大問題！

職位本來就少 相煎何太急？

當局曾經指出，僅有1787名外傭擔任司機，只佔整個運輸業163086位從業員、以至273609名外傭的很小部分，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會各界、尤其是支持外傭的一方，請細心留意，真正從事公路運輸的司機僅有27599人，這1787名外傭擔任司機，不僅佔了整體的6.5%，而真正只從事家庭司機的僱員更少，實際上的比例何止過半？1787名外傭擔任司機，直接造成對本地司機的排擠、替代效應；簡單來說，就是吞併和消滅了本地司機的一個工種，打爛了本地司機的飯碗！更何況，外傭司機多數是男工，而外傭居港權引發的家庭團聚連鎖效應亦以男工為主；強迫廣大的本地汽車交通運輸業工友大量失業，你於心何忍呢？

面對14萬已夠居港7年條件、以至因家庭團聚等連鎖效應引發的高達40萬以上外傭男、女工湧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豈能坐視？豈能不堅持反對、捍衛本地工人工作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4萬多會員，必定站穩捍衛本地工人權益立場，堅持反對外傭居港權。

一個金主能買起反對派政黨說明什麼？

蕭何

哪一個政黨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工商界出於對自己和全局利益的考慮，當然願意捐款支持這些政黨。現在恰恰相反，反對派政黨每逢做一件事，都是先為外國人打算，蓄意損害香港人利益，所以，不僅工商界不肯捐款，連普通香港老百姓也不肯捐款。由於他們種下了這些種子，他們就吃到了惡果。這幾個政黨就只能夠向《蘋果日報》的老闆乞取捐款，變成了賣身依附一種政治勢力。如此簡單的事實和道理，難道那些學者和傳媒不懂嗎？這些人故意裝傻，未免侮辱香港人的判斷能力。

香港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個金主，居然可以同時買起幾個政黨，然後，金主舉行密室會議，決定了「五區公投」，就可以指揮反對派的政客立即辭職，然後又參加補選返回議會，浪費了特區政府一億多元公帑，投票率相當低，只得17%，冷冷清清，受到了市民的批評和譴責。然後有一些傳媒和政黨人物跑了出來，說傳媒的老闆捐錢有什麼不可以？法律並沒有禁止。因為香港最有錢的工商界不給這幾個政黨捐錢，所以他們就集中向一個金主進行募捐，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云云。

「包養」反對派 錢從何來？

但是他們就不肯說，政黨收了錢之後發生什麼後果，何俊仁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就承認民主黨要經常就重大的問題諮詢金主意見，定期和他會見。「五區公投」就說明了捐款和被控制政黨之間的關係。民主黨本來也有意參加所謂補選，司徒華也提出了自己的名單，結果，金主一錘定音，民主黨就變成了旁觀者，只能擔當抬轎的角色，最終民主黨不聽金主指示杯葛「五區公投」。這個事實，七百萬香港市民都耳熟能詳了。由於民主黨不聽金主的話，原來的三百萬元捐款就變成了兩萬元。

誰都知道，《蘋果日報》的老闆，他的財產未能進入香港最有錢的二百名富豪之內。他的生意，每年的盈利並不可觀。但是，他卻可以唱獨角戲，一手遮天，把所有反對派政黨的捐款包攬起來，這種情況不是很奇怪嗎？他背後是否還有一條大水喉，不是耐人尋味嗎？

有一些人，倒果為因，說香港的工商界不給這幾個政黨捐錢，所以造成了不和諧。但是他們總是不問為什麼這幾個反對派政黨得不到工商界的捐款。他們應該知道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甚麼人的捐款都是要心甘情願，要符合捐款人的政治理念、道德標準或者具體利益。

反對派怨捐款少是倒果為因

問題在於，這些政黨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議會表現、工作作風、主要人物的操守是不是值得工商界捐獻？最初的時候，工商界人士可能也有捐款給這些反對派政黨的，但是，後來他們發覺不妙。大家都是捐錢給政黨，但彼此的影響力卻大為不同，《蘋果日報》的老闆可以呼風喚雨，有力地左右着這些政黨，工商界人士的一些非常合理的利益，卻不斷受到侵犯。《蘋果日報》在這幾個反對派政黨選舉的時候，出謀劃策，製造議題，包辦一切，插手很深。頭版頭條使用政治性的標語，好像就是反對派的監護人和指導者。更使工商界心淡的事情，陸續不斷發生。《蘋果日報》到處打秋風，強迫工商界登廣告不遂，立即進行人身攻擊，進行醜聞攻勢。政黨人物接着就組織遊行示威，或者派發傳單，對商人進行人身攻擊。所謂「反對地產霸權」的鬧劇，更加在人家的寫字樓大廈門前上演。既然這些政黨大細超，認準了一個主人，其他的捐款者豈不是變成了傻仔？

工商界需要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延續性的政策，但是反對派的議員們，從來就沒有在議會提出改善營商環境的有益有建設建議，而是不斷破壞政策的延續性和投資環境。他們不斷發表「官商勾結」等沒有證據的言論，針對工商界。政府提出改善基建的大計，提升香港競爭力，反對派又進行有針對性的司法覆核，或者組織一些極端團體，反對工程上馬，勒索過高的賠償費用，結果使得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斷變差，工程費用不斷上升。所謂環保的官司、不准填海的官司，使得大量工程受到擱置。香港的工商界和專業人士損失慘重。我給你捐款，你拆我祠堂。人家怎會再捐款給你？

最令香港工商界感到心寒的是，反對黨的政客經常訪問美國，或者偷偷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官員，經常獻計，鼓吹制裁中國的言論，工商界在內地有很多工廠，有很多投資，制裁中國也即是制裁在香港的工商界。這不是令香港工商界破產嗎？李柱銘擔任民主黨黨魁的時候，其議員助理就是一個美國人，傳遞美國的訊息，李柱銘又在立法會公開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的行為辯護，對死難同胞相當冷血。試問，這些政客已經有一個外國大波士，又有大水喉，香港有民族尊嚴的人，怎會捐錢給這些吃裡扒外的政客？

反對派損害港人利益 誰會捐錢

最近公民黨更加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工商界人士最重視信用和合約精神。公民黨的大狀鼓吹通過打官司撕毀外傭的合同和入境時候的保證，不講誠信，明明是外傭的入境簽證寫明了不能夠在香港擁有居留權，公民黨卻指鹿為馬，說外傭在香港工作是「通常居留」，所以就可以申請在香港領取福利，變成香港人，將來還可以投票，成為公民黨的鐵票。這些巨大的福利開支都是要納稅人負擔的，目前負擔稅收最重的就是工商界及中產人士。如果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及其家屬不斷湧來香港。香港的稅率非提高不可。工商界又怎會繼續捐款支持這些損害香港營商環境的政黨？

哪一個政黨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工商界出於對自己和全局利益的考慮，當然願意捐款支持這些政黨，說明捐款是心甘情願的。現在恰恰相反，這幾個反對派政黨每逢做一件事，都是先為外國人打算，蓄意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不僅工商界不肯捐款，連普通香港的老百姓也不肯捐款。由於他們種下了這些種子，他們就吃到了惡果，沒有得到香港人的捐款，這幾個政黨就只能夠向《蘋果日報》的老闆乞取捐款，變成了賣身依附一種政治勢力。如此簡單的事實和道理，難道那些學者和傳媒不懂嗎？這些人故意裝傻，未免侮辱香港人的判斷能力。

陳日君貪、騙、享、變、反五毒俱全

青鋒

面對公眾和傳媒對私自接受黎智英二千萬巨款的質詢，陳日君知紙包不住火，只好支吾其詞作些回應。但眼見他裝聾、扮啞、裝懵、扮傻、狡辯，便顯得其做賊心虛、信口雌黃和狡詐虛偽。用貪、騙、享、變、反來概括，已可將道貌岸然「主教」、「樞機」長袍剝掉，剩下的就是反中的政治神棍了。

說陳日君貪，是面對巨款，他怦然心動。起初，他收300萬元，「感到驚奇」；但一轉念，「你畀乜就乜啦，我就攞啦」！你給甚麼就甚麼，全部拿來，不是貪麼？金也好，錢也好，吃也好，穿也好，只要你給，我陳日君不問情由，全數照收，這是什麼樣的行為操守？給三歲孩童糖果一粒，他都有所遲疑，望望父母可不可受，此人之天性也。「畀乜就乜」，我就照「攞」，人性何在！

說陳日君騙，是他貪得錢後，前言不搭後語。他對公眾傳媒說，「教區表面風光，但花費甚大，羅馬教廷也十分窮，一個仙也不給」，「個人作為主教，不適宜花教區太多錢，故用私人捐款來支付教區使費」。但其實，教區在財政上並無困難，這就說明一是陳日君騙人，把貪婪說成是因教區「窮」；二是假「公」（托用於教會）濟私。陳日君比市井騙徒手法更加愚笨。

五毒俱全 滑入黎智英「錢坑」

說陳日君享，是用黎智英獻金享私福。一享優厚福：他承認每年五至六次「出差」海外，「機票嗰家（現在）甚至係坐了商務，因為年紀大啦」。年紀大是享坐商務位理由嗎？如此說來，全港160萬65歲以上長者，也該享受乘飛機商務位了，陳日君可否將2000萬共同分享呢？是不能也，要獨享也。二享名利福。他往羅馬教廷，向160名神職人員請客，派利市每人500港元。故享受厚福和名位，是陳主教貪、騙的動力。

說陳日君變，是他在銀彈進攻下，已由神職人員變為「政治悍將」和「政治參謀」。他「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多年來，他從幕後走到台前到中聯辦門口「抗議」；組織港版「四人幫」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搞違憲違法「公投」、「起義」支持「港獨」預演。收取2000萬元使自己蛻變成反中亂港傳媒老闆的工具，絕對是神職、教會和信徒們的遺憾和悲哀！

說陳日君反，是由貪、騙、享而變，變成一個聽從外國主子和老闆意旨的反對中國急先鋒。陳日君承認他用獻金資助內地地下教會。何謂「地下」？不公開不願融入天主教愛國會也。不融入是堅持反中、反共，依附梵蒂岡的「獨立」主張也。陳日君的「暗助」也表明其收買達到「堡壘最易由內部攻破」的反中目的。

陳日君的貪、騙、享、變、反就這樣滑入黎智英「錢坑」，反對派政客異乎？

希拉里訪利與卡扎菲之死

張敬偉

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乘軍用飛機突訪利比亞。10月20日，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下稱「過渡委」）聲稱，前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被俘受傷已經死亡。這一消息和希拉里訪利的機緣巧合，難免會讓人們聯想到希拉里是新生利比亞政府的幸運女神。

美國和利比亞的關係，在卡扎菲時代幾乎一直都很糟糕。即使是被美國絞死的薩達姆、被美國特種部隊擊斃的拉登，他們還曾經是美國的「朋友」或「盟友」。所以，卡扎菲被趕下台，是美國所樂見的事實，雖然在對利軍事行動上，美國遠不如歐洲的法國和英國來得積極，但利比亞「過渡委」趕跑了卡扎菲，讓卡扎菲肉體死亡並消弭其影響力，在利比亞建立民選政權就成了美國的政治目標，如此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美國樂見卡扎菲被趕下台

在此之前，北約的歐洲國家和土耳其等國領導人已經訪問了利比亞，為推翻卡扎菲付出了大量財力和軍力的美國，自然不能缺席利比亞戰後重建。而「過渡委」也急需美國領導人來訪，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

因此，後利比亞時代的美利關係，是一種互有所圖相互依傍的「利益」關係，希拉里的突訪強化了這種「利益」關係。希拉里訪利期間，先後會見了「利過渡委」一二號人物，讚揚利「過渡委」推翻卡扎菲的成績，稱美國「和利比亞站在一起」，這意味着利比亞新政權獲得了白宮二號人物的當面支持；此外，希拉里這次給「過渡委」帶來了1100多萬美元，如果加上美國的前期援助，美援資金已經累計1.35億美元。這是美國給予利比亞慷慨的經濟援助。

不過，美國對利比亞下足功夫並派希拉里出訪，決然不是給利「過渡委」送去福音書，而有着更深的利益訴求。首先，給「過渡委」打氣，亦希望這個派系林立的新政權，不要陷入爭權奪利的怪圈，以免戰後成果泡湯。因此，希拉里不失時機地提醒「過渡委」利比亞新政權，必須走上民主重建之路，而不能再次陷入內戰。足見，美國對利民主政治缺乏足夠的信心。如果「過渡委」不能過渡為民選政權，美國支持利比亞的政治努力就成為泡影。

利比亞局勢難以樂觀

其次，希拉里最注重的還是在利的經濟利益。她在的黎波里會見了石油與財政事務負責人阿里．塔爾胡尼，顯然，美希望這個石油國家，能夠給予美國更多乃至最大的石油利益。

其三，後利比亞時代，美國除了擔憂「過渡委」缺乏整合這個國家的實力，擔憂的還有散失在民間的各類武器。德國《明鏡》周刊認為，約有萬枚防空導彈「下落不明」甚至可能流出利比亞。這些散失的武器，成為潛在的恐怖威脅，尤其對民用飛行器可隨時帶來機毀人亡的慘劇。有感於卡扎菲曾經製造過洛克比空難，雖然卡扎菲已死，但卡扎菲的支持者或會利用這些導彈對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予以報復。

其四，卡扎菲死了，但利比亞的極端宗教分子和組織還在。美國擔憂極端宗教分子趁着利比亞的民主化而掌握權力，如此美國支持利比亞的成果也將淪為幻影。對此，埃及外交事務中心專家賽義德．沙拉比說，在利比亞戰事收尾和重建過程中，美國絕對不會允許極端宗教勢力掌權。

希拉里訪利，卡扎菲之死，對利「過渡委」不啻是好消息，但是這個石油國家要實現完成戰後重建還有待時日。美國能否達到其在利利益佈局，也有待觀察。

強積金計劃大有值得商榷之處

文滿林　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成員

作為退休保障計劃，政府自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至今已經走過十年有多日子了。惟不斷受到社會人士、團體的非議和批評，認為目前所行之強積金供款方式及比例，供到六十五歲退休之時所得的款項遠遠不能保障晚年生活，希望政府作出檢討和調整，盡快完善退休制度。

記得在2000年政府推行強積金時，筆者的一些工友年齡介乎五十多歲，今年陸續收到強積金「成果」，打開支票一看，實在感到有點啞然苦笑。月薪八千元，供款十年共得九萬多十萬元。以當下之生活消費指數來說，大抵只能維持三年的退休生活，每個月只能使用三千元之內，還不計算年老時有頭暈身熱要看醫生的藥費。

十年供款只能維持三年的晚年生活，亦即是退休後的第三年才只有六十八歲，還不到七十，已經囊空如洗。若如香港男性平均的壽命達七十九歲的話，往後的十年真不知如何度過。

由此可見，這個強積金供款制度及比例，確實存有很大問題和爭議。在當年開始推行強積金時，時齡四十多歲以上的勞工階層的人數着實不少，能受惠於強積金為他們帶來退休後晚年生活保障的似乎不多。十年供款或二十年供款又如何？只能「安度」三至五年的晚年生活，七十歲後怎麼辦？已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心結。

目前政府所推行的強積金制度確實有值得檢討和調整的必要，如何保障勞工階層的晚年退休生活？一是建議政府修例提高雙方的供款比例，將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七或十，或者讓僱主供款百分之十，僱員供款百分之七，以月薪一萬元以下為一階層；一萬元以上的，雙方供款百分之六或七，比新加坡略低一些，比台灣略高一些。現在香港的強積金供款比例比新加坡和台灣都低，以香港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條件來說，是有需要提高供款比例的。

二是若維持目前的供款比例，僱員的強積金所得遠遠保障不了七十歲以後的晚年生活，將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憂。政府不能視若無睹。若政府的財政充裕，能否每年撥出一筆資源為年過七十歲的、三餐不繼的老人提供資助，照顧他們的晚年生活，對象主要為曾經供款過強積金的勞工階層退休一族。

三是完善強積金制度，將之納入政府管理，將僱主僱員合供的款項全部歸入政府所存，待僱員做到六十五歲退休之後，每月可向政府領取三千元或四千元不等的生活費，直到百年歸老為止。或可改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這個退休計劃，變相由政府「包底」，無論僱員工作多少年、供款多少年、多少錢都享有這種保障。就算政府蝕底一些，當作是一種政府責任和社會福利好了。